

山陽遺稿 文

二

和.6
1801
2



門八和16
增 / 80 /
卷 2

山陽遺稿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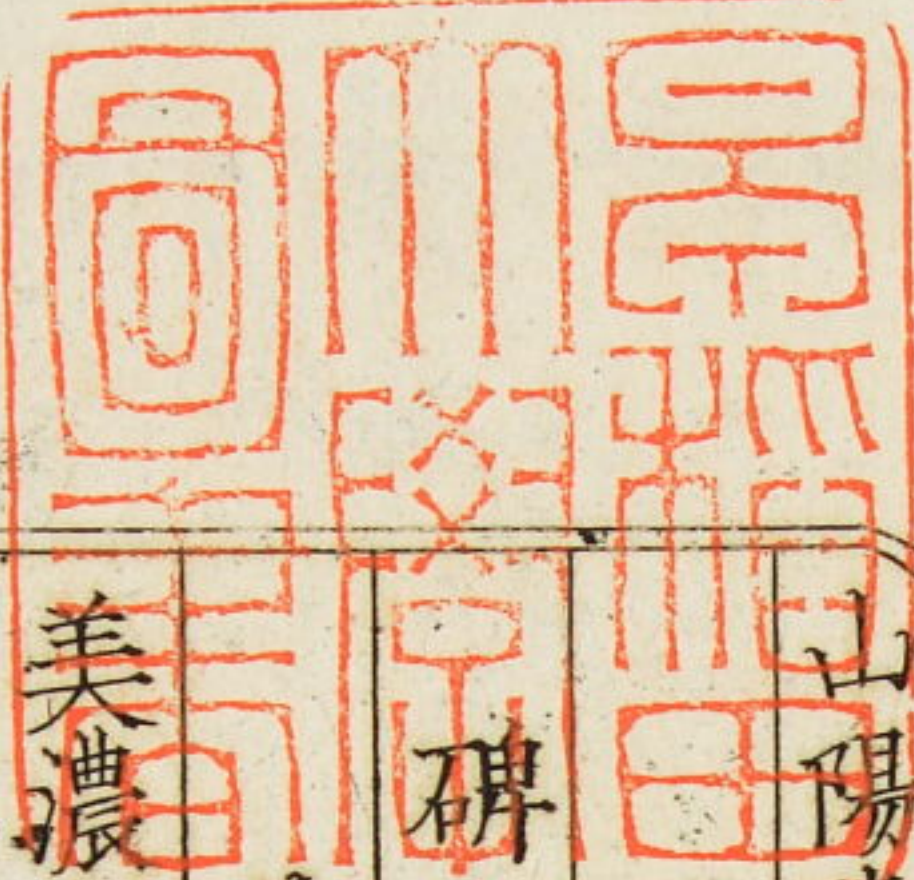
卷之四

賴襄 子成著

碑

北村孟溟墓碣

美濃人學於我者其才皆可育育而各有成其可有成而
中道斃者北村孟溟是也孟溟生穎敏髫齡從後藤世張
受句讀能讀舶來書無和訓者課之詩有奇語勸之就我
學又學醫於河越氏來我塾不過月一再所作史論立意
超卓行文明啗詩雖不甚刻意能言其所欲言吾望其有
成也已而數月不來今聞其獲疾歸其鄉岩手村死年廩



二十二而已。實文政丙戌四月廿日也。葬邑之東光寺先塋。聞北村氏以農豪於閭里。寺亦其祖所建。有美竹佳樹環擁其北。而南側良田彌望。皆北村氏族有也。孟溟之疾。請其父養病讀書於寺。而不能起。云其父曰。維德請於世。張及神田實甫曰。吾家自父祖未嘗有讀書者也。今得此兒。吾雖不知其才與否。聞諸君屢稱之。心竊喜焉。今則已矣。或得賴先生之銘其墓。可以慰兒志。而吾亦可以忘憂。二人因來請。且曰。孟溟學醫非其志。不敢違父也。及病篤。父來。猶勉言笑。嗚呼。吾惜孟溟惜其才。而無年也。今聞其有至性如此。可惜更甚。悽然成銘。銘曰。

美其貌。粹其神。而薄其氣之分。天賦之有縮與伸乎。平疇交風。良苗懷新。有秀而不實。如若人乎。

小野櫟翁墓碣

余少小從父聞備中有拙齋先生者。而其傍豪農有小野氏。宗族寔繁。已未歲入京。路由備中。過長尾村。宿小野櫟翁家。翁亦嘗從先生者。子弟扶之出。意甚愛客。而不屑屑待遇。酒食隨有一委家人。終日對談。不數坐起。余就寢。夜五鼓。眠醒。翁復明燭。摸索而來。就余枕側。理前話。所言不涉凡俗。獨於和漢之興廢。忠孝節義之跡。慷慨往復。忘倦。

而時雜以諧謔，余安而樂之。申戌省鄉，亦宿焉，歡如平昔。至丙子，忽聞其訃，孤子孝卿，葬之邑之堂山先塋，以墓銘見屬。吾常謂今世鄉俗好讀書者少矣，好讀書而能不以文滅質，如小野氏者，為最少矣。豈非翁所率哉？抑亦拙齋先生遺風也。余與翁交雖日淺，相聞已久，而相得如此，當速應請。而是歲，余亦喪父，在制三年，已卯展墓歸，至岡山，孝卿與其叔泉，藏就我館，茲申前請，因得詳其狀。曰：翁諱方，字仲直，通稱猶吉。祖考諱寬正，無男，養侄為嗣，諱正，茲翁其第三子，屬二兄皆夭，遂當家。為人和毅，靖曠，與人議論不合，至形辭色，而事過乃坦。然御家人，不咎小過，不褒

小善，無他嗜好，唯嗜書。壯歲喪明，猶使兒輩誦讀，聽之逢澀滯處，輒覆審析其義，往往精當，傍喜作國詩，又善棋，凹凸其子之脊，以分黑白，摸而下焉。不憚一道，黠客或暗亂行試之，未嘗受濫天配。山田氏生二男一女，長為孝卿，名務次，男夭，一女適藤井氏，喪配，繼以其妹，生三男，嚴佳，令二女，一夭，翁沒於丙子七月五日，實為文政十三年，年五十八。翁雖喪明，其優游和易，立享壽考，而止於此，何哉？困銘之曰：

唯昧於目，故明於心。壽雖歉乎，子弟如林。天之乘除，誰道不均。安此佳城，利汝嗣人。

廣江殿峯翁墓碣

赤馬關當西道咽喉海陸商旅所輻湊而廣江翁獨以文雅知名海內凡橐囊而東西行者自挾一藝以上莫不客於翁翁家不甚富而好推獎人卹其窮困余意翁風流自喜者及西遊往來主翁家然後知吾向淺翁爲人也翁汎容衆而其中有所鑒別自奉朴素性不飲酒日著粗布蔽膝雜奴僕理事暇輒與客對談笑揮洒客安之畱滯動經旬月而其妻子亦不之厭也吾聞翁嘗以孝蒙其藩旌賞事在享和癸亥蓋其仰事俯育一本誠實各有條理施乃

朋友無新舊皆得其歡心焉爾世學者浮躁無實以文與事爲二途甚至以好事廢務敗產聞翁之風可以警矣余與翁別三年而得翁訃實文政壬午九月六日享年六十七葬于邑興禪寺翁諱爲盛字文龍號殿峯通稱吉右衛門有三男長爲禎仲爲尚皆先死季鐘二女長適中野氏次在家鐘嘗從余遊今爲嗣以書來請曰先子在時每言吾眼所閱遍天下而晚得賴先生焉則先生宜銘其墓矣翁善畫多從學者又善刻印公卿侯伯時徵其篆雕世多知者故不著著其最大而人不及知者遂銘之曰
居商之衢爲文之郵不泐不流獨勤衆愉吾在翁廬見賓

友書與米鹽簿如懶祭魚翁與吾別書月一臻催報如逋必得乃欣嗚呼可以知其爲人矣人謂之敏吾服其篤所以使人不諉况骨肉乎

渡橋翁墓碣銘

方今列藩皆有銀鈔如山陽一道數鈔錯行我藝鈔流通最廣然行之既久不無壅滯及其交換有司不時給銀是以富商相顧亦不肖置鈔鈔日賤銀日貴尾路爲藝大港船沽賈易皆資於銀而銀不足以運物文政甲申港長老聚議有渡橋翁決策請貸公庫銀自保以某月返納乃榜

於牙場大收鈔給銀銀出厓十五萬兩而鈔價卽昂起私藏銀者四萃商旅開通公私共濟盡如翁所策褒賜銀蓋特典云翁有心計善斷其所籌畫人或危疑及見效皆服多此類也翁諱忠良通稱貞兵衛其先藝鳧郡人曰彌三郎者據宮原砦因氏焉屬小早川氏有戰功後隱爲民世代不詳至考傳兵衛幼孤流寓尾路冒母氏渡橋貧甚翁自童年爲人僕役纔得生存既長主管一行鋪鋪三易主翁拮据廿餘年未嘗失茲於各家主多其勞舉鋪業歸焉乙酉歲七月十四日病沒年五十六葬于邑千光寺配細谷氏亦賢助翁成家有八男二女長子茂兵衛嗣次榮助

爲倉田氏所養一女適川北氏餘在家翁爲人恂恂然而其中精明沈毅汎容衆好爲人救難賑困而口未嘗言故雖狡猾難使者常效用焉而不能欺也臨終戒嗣子曰吾所爲在我可耳汝勿倣焉抑財不可常守欲守者非愚則陋也吾特欲有積尺寸効涓塵於國而百不償一汝尚體此志嗣子謂諸弟父所愛因請之處分翁曰是在汝及葬會送者千餘人其爲衆所畏愛如此邑橋本元吉嘗謂余翁如蛟龍居池不得大展其才是或然也翁使其第三子謙藏就余學以狀來請銘銘曰

訥而辨萬口皆瘖積而散厥量海涵市厥門水厥心其謂若人歟有書填於胸無毫補於父母邦吾其無忸怩乎翁哉

大倉翁墓銘

余嘗謂古豪傑皆善治產如馬文淵雖不遇光武亦能自樹殖士之口經濟而不能自活者非實才也今聞大倉翁事益自信云翁越後芝田人諱道貞稱卯一郎後襲父稱定七其先京畿人來寓蓮瀉祖父時分田產於少子居本邑卽翁父也後視兄家落返其田曰吾可賈以計活也性喜施而貧無以逞有二子長卽翁次喜八住江戶翁於是

慨然誓必成富以遂父志日夜勤厲而父逝矣負券萬金乃益感奮邑爲北地一都會多大賈每物價高下人人聚議翁笑曰我寧以身不以口輒親赴其所驗虛實可取取可與與未嘗遲疑而要彼我兩利曰知己而不知人者愚也遂至累鉅萬藩侯賜許謁然自奉儉素雖多僮指猶躬薪水至沒不改無佗嗜好野史使子弟讀而聽之辨興亾之由曰古英雄皆敦信義信義始於骨肉其弟窮且無子遣少子嗣助殖其產文化中越大饑饉死者多翁陰賑救之私語其子曰今而得成父志爾恨不使目之因泣天保庚寅臘月十九日病沒年六十九聚本間氏生十二子

長男利安稱儀兵衛次旨次養於弟曰喜七五女其三嫁米氏乙川氏加茂氏其二贅壻分產一男二女天鄉人安田幹伯識余佐藤德裕學於余茲請余銘其墓德裕父嘗謂翁商賈中之良將也惜不使據大都通衢則所成當不止此德裕亦記翁言曰人老當益厲精不當以貧富易節易節是率子孫汰也信乎其言之彷彿文淵也余則惜其才之用之商賈而已銘曰

尚空談而不實試學所以棄也多議論而少成事政所以墜也吾安得起翁與語古今之異耶

漆谷翁退筆冢銘

高松漆谷翁寄書賴子曰吾八十二歲矣自矇耳聵手足痿而未死平昔未嘗禮佛而喜吟詩退筆山積幾乎等身自思此身未可埋也而此筆可埋欲先埋之于志度寺寺主一如師戒乘具足而為吾文字交故託焉讚佛筆冢前資我冥福煩子銘之翁意蓋曰吾不禮佛非不欲禮也為此筆所擾不暇禮也八十年來所為綺語傳播萬口罪業滾重必墮泥犁是亦筆所為而吾不知也欲嫁禍於筆使筆墮地獄而自生天堂為一如師者不亦難乎而吾將何銘之抑吾聞受苦樂於身後身死心在也今此千萬頭筆

已盡其心於翁其堆積者皆腐肉朽骨也擠之地獄亦所不恤特恐翁之心亦在詩卷中長留天地間雖有天堂無復可生也則師何為邪雖然翁吟哦自娛非世嘔心肝以求名者比故詩成槩不畱稿畱者此筆而已且當翁把此筆沈吟也有既命意而停手者矣有半吐半含者矣烏知其心之殘膏賸馥不尚在此中哉則師當讚佛於此而賴子亦當銘焉銘曰

風花雪月隨手而結又隨手散歸於造物萬結萬散一因汝筆藏汝於土先我之骨勿為芝菌勿為蟋蟀吐彩學吟徒倍罪孽惟吾與汝懺悔於佛非敢必願其同成佛也

楠部子春墓碣銘

賀藩提封最於諸鎮金澤市司管其山海之利事務浩繁雖市有宿老其專幹事者數員擇才望充焉有楠部子春居其職歷事十二尹至有令凡事如金五郎所戒子春其字金五郎其通稱也諱肇号芸臺父諱定賢本能登鳳至郡農來嗣歸山氏後嬰早川氏生子春幼聰慧三歲能作字齒而讀書或言學無益於產父不肖甫千九父疾病遺言曰吾祖本楠氏胤業商非志吾欲得人託後使汝復姓成名於上國也家貧不遂汝其體我志子春自是益發憤

刻苦多來學者而痛節衣食終能興產成家如父所言造父神主出入必謁父箱筐所藏棄物不忍移動開視輒愴然其自儉至單套一領終身不改作補綴狼藉而數恤人窮無所顧惜貧時庸書得紙盡以寫經後置書至府下無匹性強記精敏嘗承尹旨條理局內舊簿數百卷易於檢例書學歐法善摩窠大書藩侯嘗召觀作八大字縱筆揮灑墨藩飛污近侍衣侯激賞稱善後再名則病作召其子邦勞問差劇賜金數片遂不起年六十一實文政庚辰九月廿九日也葬于野田山塋子春在職發宿弊祛姦蠹遇事敢言而簡靖謙和數建白旌孝義至躬訪察之人畏愛

之及葬會者千餘人娶匹田氏生三男四女長男爲邦次
弼純二女適人餘夭養豐田氏子爲嗣以邦別建楠部氏
成先志也然子春不能迂居上國者上司倚賴不月遣也
邦學於余來乞銘其墓銘曰

系出忠義才備華實跡微績巨利澤被物

北條子讓墓碣銘

北條君子讓慕唐陽城爲人自命一字景陽嘗徵余書其
說時酒聞不遑詳其旨諾而未果而君病沒於江戶後九
年其子進之寓昌平學計建墓碣來請曰在先友伊勢韓

聯玉最舊嘗翁嘗託之銘未成翁逝韓亦踵沒使翁在必
更託之於子先人亦頷之也余與君同庚又前後同掌管
氏塾教余辭君就如代吾勞者且進之在東所識鉅匠匪
數乃遠求於余余寧可辭况有宿諾於君乎若諱讓通稱
讓四郎號霞亭又天放生志摩的屋人其先出於早雲氏
後仕內藤侯侯國除曾祖道益祖道可考道有皆隱醫本
邑考娶中邨氏生六男四女君其長幼喜讀書考以次子
立敬承家聽君遊學入京及江戶學成一藩侯欲聘致之
會聯玉來偕遊輿以避之又寓越後南歸爲勢林崎院長
院藏書萬卷因益致浚博素愛嵐峽山水就其最清絕處

縛屋挈第俱居囊研壺酒蕭然自適歲矣酉遊備後訪管
茶山翁翁欲畱掌其塾諮之父父命勿辭福山藩給俸五
口時召說書尋特召之東邱給三十口准大監察將孥東
徙居丸山邱舍三年罹疾不起實文政癸未八月十七日
享年四十四葬巢鴨真性寺君爲人癯而哲隆準眼有光
嗜酒風神脫灑而狷介不苟合友於諸弟交友有終始至
一同醉之情或終身不忘而治已端慤不自欺嘗曰學無
益於已與人猶不學也學主洛閩而輔以博覽患東邱士
習駁雜授小學書欲徐導之未遂而沒尤善詩敘實而不
俚使事而不窒清勁如其人有霞亭摘稿涉筆嵯峨樵歌

薇山三觀及杜詩插注等配井上氏爲管翁姪生二女皆
夭養藩士河邨氏子退爲嗣卽進之余重進之之請已敘
吾所知又就嵐峽訪於其舊識僧僧曰吾驟往見其焚香
靜坐不見甚讀書也作詩亦不甚耽吁乎君蓋欲自驗其
所學者也其慕陽城豈非慕其雖求適已亦能濟物哉不
然烏能舍其所樂而役役以沒也是可以槩君之心跡矣
銘曰
處則孝友出則忠蓋接物以和行已也峻唯不遇事遇則
必奮展矣景陽於陽是憲天假之年頽俗可振

嚴山子文家銘

嚴山子諱正武字子德嚴山其號通稱主計彥根藩士眞壁氏之子出嗣執藩堀氏堀氏祖杏菴先生近江安土人學於京而仕於藝子孫世爲儒官住京曾孫南湖與從弟景山分門給職南湖曾孫君弼無嗣臨沒養子德子德塊獨抽先世書讀之時遊京儒間最後來見余余常傷無以報父母邦得子德大喜相勉以實學子德益發憤誓振家聲供國用其業大進庶幾有成而一疾不起實天保辛卯七月十九日年厯三十一葬南禪寺先塋而舊鄉同學友收平昔文稿及退筆埋諸彥根長久寺中樹石焉合辭來

請銘於余余惜子德之無年而喜其有友也揮涕銘之琳珉厥質昆吾厥心而發之厥文金纔聲矣而玉未振也乃祖之鄉距茲匪遐魂乎尚相從湖之厓乎

山陽遺稿卷之四畢

卷八五

山陽遺稿卷之五

賴襄 子成著

記

管公畫像記

管公之廟祀北野由於贈褒宰府爲其所遷且薨併其裔
曹家廟皆所宜有者然而七道州縣無不有祠苟讀書學
字雖乳臭之兒知敬奉之畫其影像幾乎家置人藏紀藩
士吉田重氏家有一像覺其有異不敢私藏寄之江戶一
神祠參河鳳來寺王實圓僧正實重氏兄因終奉之寺寺
多子院其一曰實泉僧正命焉守之自是實泉世掌其祀

百有餘年、近者院主念實嘗侍其師病於它院、忽省神像無守者可虞、走歸取之自隨、無幾何、實泉災、闔院蕩然、而神像儼在、是文化四年九月事也、事傳遠近、香花奔波、今院主成實修其裝新之、周請四方文士賦詠其事、而求余文記焉、有客難於我曰、管廟既係朝廷祀典、不可私祭、私祭淫也、使公有知、寧歆享之、况區區文詞、無加於公、而適足褻之、且夫公之威靈能守已影於九百餘歲之下、使祝融不能施其虐、可謂偉矣、而不能自救其身之遷謫於生前、何哉、余曰、子亦知蘇子瞻之論韓昌黎乎、曰、公之神在天一、猶水在地中、無往不在、其精試能開岳雲、馴鱷魚、廟

食百世、而不能回主之惑、弭臣之謗、使其身一日安朝廷、所不能者人、而所能者天也、今管公之德業百倍昌黎、神在無不在、而靈能其所能、曷足怪哉、蓋曰天滿大自在、蓋是之謂爾、而學於文者私之以爲文之神、夫神非文之所能囿、而文爲神之所愛而寄也、各述其敬慕、雖連篇累牘、或其所不厭聞、所以余亦不辭而贅之、夫人之身有彼我、有生滅、而其神則貫萬古而同然、念實之精誠、卽公之精誠也、余因此有感焉、公際遇寬平之時、欲遏衰勢、興治道、而其志不遂、衰亂相踵、直至於天文元和之際、否極奏開、以施於今、雖不能盡如其志、然亦少酬矣、而其基實始於

此州像之歸焉似非偶然者非邪併書以證成實使因夫
民來詣時有輸焉

登登行葺記

備前武元景文善詩及書嗜古書蹟自號曰登登庵登登
葺打碑聲也已而破產遊四方寓我甄數月臨去求余文
記其菴曰吾之去期在明日請速成焉余亂曰吾素拙於
文今記子之菴寧可一日而成之哉景文曰吾庵乃行菴
也吾無妻子無田產至此國輒有此舍至彼鄉輒有彼次
弛擔卸笈解橐而陳之書籍在左筆硯在右目之曰行庵

是菴可一日成也則子之記之不可一日成乎余曰記者
記也故記其處記其時記其材與工記其大小廣狹否非
記也今子之所謂行菴者吾不知其在於何處乎成於何
時乎何材乎何工乎大乎小乎廣乎狹乎吾將何記雖然
吾且妄記之曰行庵在於所在成於所成無所取材無所
役工或大或小或廣或狹無不如意者有不如意者立改
成之故高堂大廈子之葺也華門圭竇子之菴也山之椒
庵也水之濱菴也桑之陰石之峯亦菴也舟亦庵也輿亦
庵也夫然四海之內無行非菴菴亦偉矣哉其成也無始
則其毀也無終山之蒼蒼也水之泱泱也傳諸千歲目為

子之庵誰曰不可也夫土木之偉者宮而阿房殿而未央臺而柏梁亭而沈香殫天下之力塗億兆之膏血以爲古今之觀莫偉乎此而其在止於一處其成之時與毀之時曾不能瞬息焉則比諸子之行庵亦蜉蝣蟻蠓耳今有蜉蝣蟻蠓阿房未央柏梁沈香者焉而吾得文以記之雖求之急迫烏可復辭也景文笑曰是可以爲記

登登泛菴記

登登行菴倦於行改行爲泛自長崎僦舟泛海而歸於備終遊寓京攝號曰泛菴客聞而笑之曰柱於地而屋之者

菴也名之曰行斯以異矣名之曰泛不亦異之甚乎且其自肥之備自備之攝之京所乘而泛皆僦於人者不得自占爲菴尚可自名之乎故菴則不泛泛則不菴二者無一可也山陽子曰子何尤焉子徒見彼剡木剡木者謂之泛耳殊不知有家有國者忽興忽廢忽沈忽浮就非泛者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譬之江海其不一姓者不猶舟乎故皇王帝霸之業自坤輿視之皆泛也九州之外裨海環之裨海之外如九州者九而大瀛海環之則雖坤輿亦泛也而何尤於菴哉呂氏之書謂泥古而不通今者爲刻舟求遺劍故世之推移猶舟之行而人更主之猶行旅僦舟也而

自名曰秦曰漢曰魏曰晉曰唐宋元明登登子何獨不得
自名焉哉昔者張志和敝漏其舟而不能自脩理曰願為
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是志和未免有物我之念爾吾試
與子升伏水之墟以望浪速之津如瓜之皮者如鴨之背
者如葉浮者如胡蝶之蜚于埜者如林木蠹者皆登登子
之泛菴也興至則乘何不可往又何不可來而又何敝漏
之患使志和目之其必神竭而意沮自愧其泛之不廣也
庸詎病於子之嗤邪客莫以荅遂書其言以為泛菴記

黃葉亭記

備前閑谷鄉校建於烈公時為百餘年誦絃之地吾聞其
地在藩府東北羣山中林壑幽邃其師生皆安其處而樂
其業吟唔之聲與松風泉韻相荅暇則相攜道遙山水間
蓋校舍之東兩澗合流者樹最老石最秀顧而樂之乃併
力置一亭以為游息之處偶見藤公定家小倉山亭圖以
其結構小而易辨也頗規模之名曰黃葉亭以亭成於季
秋且取公黃葉之詠也既而請吾父書其扁而使余記之
余以為天地之間凡有采色者皆可以悅人目而華葉出
於天造錦繡由於人為其優劣固判然矣古曰五色使人
目盲故眩於錦繡者不知華葉之真可悅也余嘗按藤公

事跡終始爭亂之世位至二品官至納言而憂愁不滿之意常形於言詞豈其奔競之習未能免於事勢耶吾恐其心目所屬不離紆青拖紫之間而何有於木葉之黃哉今閑谷諸學士處無事之世踐明主之跡仕其名而隱其實講道山谷無所外慕則所謂寒雨之染朝朝而深者諸學士乃得實驗而專有之黃葉之名於是乎爲不虛焉余將歸省吾父其必枉路於閑谷仰烈公之遺構退從諸學士於亭上重論天造人爲之分將有日矣此記足以爲先容歟所以不辭也

夢硯樓記

龜山氏爲補豪族曰松伯秀者美丈夫而喜文嘗思置佳研而未獲夢有來售一古硯紫色質潤厚可盈握論價未成俄然寤悵惘竟日遂名其書樓以夢研而請余記余曰思而夢之固其玄也殷王思治而夢良弼今夫研亦文人之弼也而其良者爲甚難獲今子夢之安知不有惟肖者來左右子也名樓志思亦燕王築臺致士之意耶使子真好之其至可竢也使子徒浮慕假想之雖至不能獲也葉公畫竜而駭真竜子之於研得無亦然乎夫硯之曼質膩理拊不雷于孰若彼如凝脂者研之色澤潤麗如割琳腴

就若彼秀可餐者，視之眼目明瑩，嬌媚如活鵲，孰若彼善睭，宜笑曼睭，騰光者，彼解語而此不言，彼先我意而此須我扶持，則其於可愛用也，有間矣。而子之所夢寐在此，不在彼，余有以知子之處心不俗，非世執袴子比也。余視世之執綺子，輾轉反側於朝雲暮雨之思，斛珠聘焉，金屋貯焉，不啻錦囊琉璃匣，而恩情一缺，捐之路傍者，往往而然，不足怪也。彼所謂可一日三摩挲者，以其嫩爾，白頭面皴變愛為憎，奚若此溫潤之物，愈老愈佳，肌膚色澤畢生可親哉！子真知其可好而力求之，將見下巖尤物，奔就子之樓，與子之墨相戀，不捨矣。寧特曰夢之云爾哉！伯秀笑。

曰：先生豫為紫雲為媒，灼歟！願書置樓上，以為他日證券。

移山亭記

移山亭者，小野翁所以名其居也。翁嘗遊近郊，見一大石似富岳者，愛之也。聚其鄉民，移之亭之前，遂扁以此名，而屬余記之。夫亭之勝，石之奇，諸名士之題詠備焉。余復何言。余知翁好談近古事，余亦嘗修私史於足利織田之際，頗為詳也。翁亦記鹿苑公東遊觀岳之事乎？又記總見公之伐甲斐，亦在路觀岳乎？夫此二公者，削平禍亂，鋤犂豪傑，意之所向，則雖蟠據數國，難拔如山者，移被置此，如奕

甚然其於名山苟知愛之寧不欲移近諸其居哉而不能
不僕僕然涉千里而就觀焉今翁以二公所不能移者置
諸階除之間朝夕坐臥縱其娛玩不亦偉乎而余安得不
奮筆記之也或聞而咲曰二公之所不能移山也翁之所
能移石也惡乎同夫人力與物形小大各宜相稱翁之石
卽二公之山也苟寓其意焉何間其小大哉抑人之愛是
物無不欲常有之不唯欲常有之無不欲傳之子孫也二
公已幸海內謂山河皆我有而不能禁其分裂於身後是
無他據衆人之所同欲也如翁之石則非人之所同欲而
已之所獨愛也故一移之後無復他移傳之世世頑然長
墜哉

歌聖堂記

歌聖堂者藤井機園所以祭人丸也初機園過所識家見
其祭蛭子覺其像有異拂塵煤諦視之蓋人丸也以示鑒
古者以爲昔者頓阿上人手刻人丸像百副散落人間是
其一云機園懇請獲之安諸堂中而吟咏其下遂顏以此

名請余記之。夫人丸永言娛情，忘其形骸。寧料後世有頓阿者，雕其面目鬚眉，至百副之多哉！頓阿刻像，自寄景慕，寧亦料後世有機園者，收而祭之，以名其堂哉！然機園適獲其一而已，其九十九不知各在誰家，恐皆錯認，以為蛭子三郎耳。物之遇合，出於自然，而有數存其間焉。噫，亦奇矣。或曰：機園善和歌，喜古雅澹秀之致，蓋沿草庵之流，而溯古今萬葉之源，其夢寐歌聖，非一日故有此奇遇焉。爾在機園固為欣幸矣，而在像不可知其為幸與否也。夫其中而坐，手有所執，肖矣而歌聖所執，摘藻之筆，而蛭子所執，釣利之鈎也。故蛭子濁歌聖，清蛭子俗歌聖，雅雖然較

其氣焰勢力，則歌聖不能及蛭子之万一。何者？祭蛭子則致貲巨万，則世不絕祭歌聖則不過善哉三十一字，終身學為蛭鳴蟲啼之聲，故橫目之民莫不知蛭子之可祭，而祭歌聖者，千万人中，一二人而已。使此像終冒稱蛭子，則酒肉羞奠，隨在不乏。一經機園之鑒，呼曰歌聖也。當其在機園之堂，則享一瓣香之供矣。苟離其手，誰保其不餒哉？賴襄曰：然雖然，使像有知，寧餒而歌聖不飽，而蛭子也。遂書為記。

挹翠園記

藝備之海多灣曲非佗海國太豁露者比而尾路爲最焉
隴嶼與陸對者喚之可磨屋瓦如鱗帆檣如林與山光水
色相出沒邑人往往因地勢治園莊而熊谷氏之挹翠園
推爲第一焉歲甲戌余省鄉而還園里士晉要余遊焉園
在邑東北踞山枕野方十餘畝其東面而敞者曰春曦堂
連其後者曰麥浪軒下軒北行左右皆花卉曰百花逕逕
盡得松林林中可憩者曰松濤亭白亭南行抵山麓山泉
所注環以楓樹曰秋錦池循池而登山石錯列曰伏虎巖
巖之上栽梅十餘株曰香雪坡下坡而東蒙密崎嶇得稍
平者爲花園曰擷芳塢塢之下卽堂也坐堂而望所謂如

鱗如林者在在几席下士晉敦實喜文自其父祖脩治此
園久而不廢故其觀深杳渺俯仰可樂非他家所及也士
晉請余記之諾而歸京會余移居銅駝坊塵事蝟集因循
不就忽匝一歲士晉數以書來促嗚乎余自來京師凡三
移居皆僦屋街巷中無隙地可栽竹木朝夕所見紫陌紅
塵車馬綺縠而已及回首西望想見園之山光水色欲挹
其一片翠以灑吾心目寧易得哉遂書此以荅士晉且謝
余之宿諾非得已也

招月亭記

亭名招月月可招也與哉今夫月離離然出東嶠入西嶺月自行其所可行人豈得招而致之哉人之與人相招也必潔其酒肴粲其灑掃斫簡馳价盡其禮意猶且有不來者而况於月乎然世之愛月而欲招致之者多矣有層樓傑閣彫欄畫棟以招月者月不月至也有珠箔繡戶金尊綺筵以招月者月不月至也何哉絲竹爭奏酒肉雜陳語笑紛厯而簪珥縱橫銀燭之烟薰蒸滃勃假使月來乎亦必踵階而止至戶而退踳踳逡巡不能流光筵席揚輝帷幔以答主人之意是不招以其道曷尤於月之不來乎吾讀王摩詰詩云獨坐幽篁裡彈琴又長嘯深林人不識明

月來相照夫月豈獨厚於摩詰乎招以其道焉耳今亭主人亦摩詰之徒耶以吟哦代絲竹以琴書代簪珥竹檻葦簾以代畫棟繡戶移燈屏燭以招乎月月乃惠然月來造主人之膝照主人之面襲主人之鬢鬚胸襟戀戀而不肯去直至興酣詩成鐘鳴漏盡然後退可謂招月之亭不負其名矣或曰亭主人雖能招月而致之而月不能言也相對終夕無乃寂莫乎曰不然李太白不云乎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亭主人對月而坐懷其平生所慕曰某人亦觀此月矣某人亦爲此月所照矣其面目鬢眉彷彿乎現於前是亭主人已招月而致之又以月爲介以

并招致古人也。何憂其寂莫耶。余因記之。使人知亭之所招。不獨月也。亭主人姓小野。字泉藏。一門檢素。唯嗜書。亭其讀書處也。

鳩居堂記

京師文物風流。每先於天下。而製筆之工。鳩居堂爲先焉。堂主人熊谷伯肅。請爲之記。於賴子曰。僕先出於武藏人。直實後徙淡海。僕曾祖曰直心。來居京師。僕父直性。賣香爲業。乃有今名。僕父性勤儉。而喜施。凡事之益於人者。輒欲力致之。嘗有東僧善書者。來須筆。歷試數工。不如在土

之佳也。僕父慨曰。百工以京師爲宗。獨筆不然乎。遂蒐諸國佳毫。而選於工。命之旣成。試焉。圓勁虛活。莫不稱善者。自是其後。鳩居堂之名。著於薦紳閒。而或有難僕者。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堂之名。蓋取此也。夫鳩之拙於巢也。譬諸人。猶彼不能自築室。而僦人之屋者乎。子之家於此。四世百有餘年。屹爲里閭之望。則所居之巢。其所自有。豈鳩居之謂哉。僕莫以荅。願得先生之文。解之。賴子曰。子何不荅之。曰。吾之家。非吾有也。吾父有家。吾僦而居之也。吾父之家。非吾父有也。吾祖有家。吾父僦而居之也。蓋世之有國家者。孰不謂是吾有。而不知其爲祖宗之物也。敗

亾接踵職是之由。今子之巢也。其墉其戶。皆子父祖所以
綢繆而授子。子得以禦民侮。子不敢自有焉。慎居而授之
子之子。子之子。子之孫。皆居焉。而不自有也。則鳩居之巢
雖百世不墜矣。而筆之與香。實其桑土也。以此記子之堂。
可乎。伯肅拜曰。可哉。足以垂訓。遂書贈之。且言曰。子之遠
祖次郎。先登陷陣。策名亂世。而子父子。乃以毛穎之工。爲
明時之倡。吾不知其所造之筆。鋒芒利用。何如次郎之劍
也。文武雖異。其有樹立一也。夫鳩者。鷹之所化。以鷹之鷙
悍。而時至形化。則錦翼又頸。穀穀然爲勸農之聲。鳩居之
以文工繩祖武。亦隨時而化者也。

松窓記

葉子韶號其莊曰松窓。而徵記於余。余之來長崎。子韶與
其子子咸。請余館焉。余得以弛負擔焉。焉得而不記。抑余
寓之匝月矣。莊之所有。四時草木之花實。繞檐來階。掩映
窓櫺者。不可悉數也。而顧獨以松名焉者。何哉。子韶蓋愛
之云爾。夫松之可觀者。蒼髯鬱鬱而已。非有紅紫可以娛
於目也。非有甘酸可以爽於口也。非有芬芳馥郁。可以快
於鼻也。子韶果何所愛哉。且夫衆人之所愛而已。亦愛之
其所以愛。可喻之於人也。人之所不愛而已。獨愛之。其所

以愛之雖已之口不能言之况借他人之口以言之耶余欲言子韶之所以愛松而名其莊不亦難乎雖然余察長崎之俗有以知子韶之意矣長崎之俗奔競躁進艷慕榮利寧破其產而求達其官務誇耀一時而不念子孫計是喜桃李而不愛松柏者也子韶愛松其必與此輩異矣余視其所種之松皆蓬蓬然稚而矮者其凌雪霜而負四時將期之數十年後是亦可以知其計久遠而不苟媿也莊之得名意其在此歟且夫長崎交易紛華之地而子韶父子所職據其要喉妖艷瑰麗之物心苟愛之唾手可致四方遊士挾其管絃奕棋凡百技巧以娛人耳目者接踵累跡焉而子韶乃獨引迂闊古拙如余者而優遇之衆必指而笑曰彼何所可愛哉嗚乎是亦非以其磊砢多節無媚衆之態而有獨持之操也耶以其愛松故見類松者亦愛之焉爾余代子韶言其所以愛松又言其所以施及於人者蓋爲子韶解嘲且以自解也數十年後人之與松雨得無恙再來遊此將見彼蓬蓬然者皆成老龍鱗擊空凌霄將與子韶共撫而盤桓之

超然樓記

長碕地勢山抱其三面而一面控海海口容買船鑿館而

官邸多依於山，山海相迫，如建瓴然。然剷險爲夷，列置街巷，人之往來，不知其所踞之漸高下也。高木君機齋之第，在東北隅，爲其最高處，而又就起樓，樓不甚高，而登焉者如出雲表，因名曰超然，而請記於余。余之遊長碕，寓在海澨，湫隘囂塵，時被君延請，飲於樓上，平臨山色，俯瞰林梢，鑿其西牖，可以視海色，尤覺其名之稱也。長碕有令，有尹尹差調更代，而令百世無遷，其子弟不得推試爲吏，則往往冒他姓，或入僧道之流。君實爲今令，君之弟材武多藝，尤長火技，遭遇事變，拔擢興家。今之第，其所新築云。余見樓之下，架置巨銃大礮，而宴飲之際，時聞丸聲，則子弟講

技其圃也。君沈靜寡言，接物溫和，余未覺其異，既而聞之於人，警聞始至，闔鄉釋騷，計不知所出。尹分遣將吏，扼海口諸堡塢，而君特當其要害。尹問君何以爲守，君對曰：以死而已。嗚呼！吾是以知君之所以大過人也。余嘗修私史，歷觀古英雄豪雋之成事，無他故也，唯能斷然超脫死生之際，而籌畧材技皆由是出。後之人徒艷稱其籌畧材技，而不知其所由出也。夫死生亦大矣，而不能累其心，其心之湛然不動，可知也。不動則明，明則能照，是以成敗之勢，百變於前，而見機制宜，每出衆人意表。夫何事而不成，彼其不能成事者，皆迷溺眩惑，生死利害之中，而不能超然。

其外焉耳。故君之平素，非必異於人，而人之所不能及，自有在焉。猶此樓之不甚高，而能瞰視山海，歟！超然之名，非獨樓爲稱也。遂書以爲記。

如斯亭記

筑後河大甲西道，蓋集五州之水所成。余自肥入豐，凡若溪若澗，水石潺湲，踏紅而渡者，槩皆係河之源。而至於日田，稍合而大矣。既而泛舟赴筑，屈曲高下，百折而西，漸西漸闊，及米城北，則茫洋如海。豐之官船運粟，長崎者數百艘，重疊追逐於河中，而不患相抵觸，其大也如此。余寓日

田，邑多富人，杜氏山田氏爲其最。而山田子竜尤稱有智計，能當其身致鉅萬云。其家後抵河，新起亭臨焉，邀余飲其上，水波之光，浮動軒楹間，顧而樂之。子竜請余名之，名以如斯。蓋取之夫子川上之嘆，夫子所謂如斯者，喻德之不可不勤也。夫人之殖德，與其致富，一也。一者何哉？曰：積而不息而已矣。吾於是指於河曰：子之成業也，夫亦如斯歟！其始營營屑屑，不擇細利而收蓄之者，如斯併受溪澗也。其早作夜思，無作輟，無勤惰者，如斯經五州，歷數百里而不休也。其聞未必無小得失蹉跌，而終不變其志，則斯屈曲高下，百折而必西者也。故今之業，洪裕洋溢，濟眾潤

物包含一切幾乎與河爭雄皆由積而不息焉爾使其無積而有息則何能致此而何能享此亭之樂哉子之子孫坐斯亭觀斯水每思子業之如斯也則庶幾能守其成不窮不盡與筑後河終始乎吾將以此爲記嗚呼此豈止子童家爲然大於子童家者亦得吾說思之無往不如斯也

上田氏松樹記

余西遊往反皆過防防之臺道村有上田翁翁家一松樹薩侯所手植蓋家當官道爲西海侯伯所憩薩侯今侯之爲世子童年東上亦帝翁家手抽道邊緝松戲栽之庭際付

翁善視之翁愛護長育逐年漸包侯已當國東西往還輒過而問焉侯齡壯強而松亦成鱗今之偃蓋重重過檐者是也侯嘉之賜之蕉布翁心榮之嘗請皆川老人記之亦索余文余曰異哉翁之所爲也余此行亦遊侯之國矣侯之國專西南一隅疆跨三州擁屬城一百有二而琉球貢賦不與焉其士民繁庶卉木蕃育多他州所不及者余自泉關南沿山緣海左右皆松行翠陰中二百餘里以達國都其富於松亦如此何必憶翁家之一株哉且薩侯舍其三州百有二城之地而拳拳於人之掌大之庭是必無之情也翁之所爲猶持勺水而增巨海以誇其勞不亦可異

乎。余將何記之。嗚呼。余得其說矣。當翁停薩侯駕也。翁主人也。掌大之庭亦爲已有。侯羈旅之人也。三州百有二城。不能攜其一撮土也。雖檠戟如林。騶從如雲。吾見其惘惘可憐。於是以其掌大之庭借之於三州百有二城之王。而有德色爲長育其所種。又從而歌咏之。余以此有知天地之間人各有分。物各有主。雖王侯之富有時不能不假借於匹夫也。侯之褒賜翁非賜也。償也。侯忘其貴而翁忘其賤。一松樹而二美鍾焉。是可記也。且翁全家文雅。其女其孫皆嫻翰墨。贅婿嗣業。終身不知離別之憂。日相共團樂於松陰婆娑之下。是又足以使薩侯視而羨之也。是尤可

記也。遂記。

山陽遺稿卷之五 畢

山陽遺稿卷之六

卷之六

賴襄 子成著

記

理窟記

相良孟符學醫最喜啗蘭究理之說顏其齋曰理窟而素
記於余余曰理豈有窟乎哉理而有窟不可謂之理理也
者彌天地亘古余無有內外者矣上而日月星辰之所以
行下而山川草木之所以著中而父子君臣夫婦朋友賓
主之所以以文而治亂興亾得失之所以別無往而非理也
尋其所謂窟者果何在哉且夫啗蘭人之曰理者非理也

氣也、數也、氣與數有形而理則無跡、無跡者不可以目視而心揣、其可以目視而心揣者、雖細入毫毛、微至眇忽、皆不免有形者也、非理也、然則吾何以記子之理窟哉、無以則有說焉、子之所謂理者、條理也、今夫人之骨節筋脈藏府各有條理、如日月星辰之有行度、不得其條理、治不可得而施、譬之用兵、先詳其山川蹊路之所由、乃可以啓行也、漢醫之說焉、非不備也、而啗蘭必剖解人而驗之、非其所目視、心揣者、不敢言焉、細入毫毛、微至眇忽、非躁者所能辨識、必也、或斷百事、卷身潛慮於鷄犬聲不到之處、一室之內、如函穴洞天、雖妻若子、莫之敢窺、而後可與万里

桃源石記

備前藩文學姬井先生有所愛石、名曰桃源、遂以自號云、甲戌之冬、余省父而還、過岡山、訪先生、先生、余父執也、喜而迎、余延之、其齋矮窻小几、琴書整楚、見一石、高尺有咫、闊稱之、色黝而澤、上有數峰、峰間石縫如逕路、然路窮處

竅穴窈然爲洞壑狀余摩挲久之置諸地使少遠而望之
歎曰彼中應有僊源安得入而搜之先生笑曰所以名也
嘗獲之近郊蓋我烈公遊憩之地予不特愛之也子其爲
我記之襄嘗聞之父桃源之說淵明所以寓其避宋思晉
之意非真有其地也今烈公垂裕後昆而先生守職其國
非復義熙甲子之比無以避逃爲也而所以爲桃源者真
有此石不徒寓之空言焉則愈於淵明多矣今之職於儒
者超然衆士之外名仕而實隱自先生之得此石也其國
之政凡幾更矣其吏凡幾變矣而先生與此石塊然相對
猶尚如故猶夫劉郎之於玄都桃已先生之潛身於桃源

所謂不知有秦無論魏晉者其樂豈世所能識也或曰桃
源一尺之石也非化身寸許其可能潛乎曰亦寓意焉耳
且夫小人之處世冒進名利之途自取窘蹙之患入室被
謫出門有礙至六尺之軀無地可容至如君子則反之故
曲肱甕牖人以爲病者原思之桃源也卷躬陋巷人不堪
其憂者顏淵之桃源也故自小人觀之君子之身能屈能
伸能大能小無入而不自得蝸牛之廬視如大廈一綫之
路眎如康衢彼之所長戚戚我之所埋蕩蕩掉臂而行容
膝而居苟寓其意何住而不桃源哉又奚恠於此石耶遂
書其言質之先生又從爲之歌曰

桃源右、石歟、山峰巒洞壑一拳間、先生玩之、南窻下、瞑然
夢思出塵寰、一拳忽爲萬仞大、莫樹桃花夾碧灣、老稚雞
犬如所聞、衣冠真魁存舌韻、自送漁郎重迎君、物色何復
猜相問、蛇斷馬化已爲陳、寄奴草滿江之濱、佛狸渡河死
百卉黑、獺據渭涸群鱗、九點烟氣合又散、黃袍夜被屬豬
人、暝風兩度吹五岳、隱者蹈海趁波臣、誰挾泰山踰北海、
桃源移與扶桑鄰、東西隨處遂嘉遯、壺裡乾坤住每穩、誤
墮君手亦得所、室邇人遠見何翹、病君王堂冷徹骨、夢醒
遽遽在君室、枕頭依然小魄峨、欲理前話喚不出、

小赤壁記

小赤壁者、白河侯近臣田內月堂藏石也、舊爲柴栗山先
生物先生嘗以享和壬戌十月望、置酒嘗月尾藤博士以
下、諸名士盡集、白河侯胎鱸魚以佐酒、蓋盛舉也、會中津
文學舍成翁至、自羽州獲一石於其五色洞、聳拔嵯牙、峰
厓盡具、是夜齋示先生、先生詫曰、是小赤壁也、來臨吾會、
宜爲吾有、就手奪之、遂作長句歌之、座客皆和、一時傳以
爲佳話、其後先生與博士諸公前後卽世、而此石併卽夜
詩卷皆歸月堂、月堂珍愛篤至、又募賦詠於四方、而徵余
爲之記、夫余未得見其石也、而奪石之人、與傍觀之之人、

則嘗得見之矣。且當時之會，吾先人亦與焉。故聞其事，甚熟。今又按圖讀詩，諸賢聲容宛在心目，竊幸得挂名其末也。不能不欣然援筆，以爲月堂所以愛此石，亦以其人焉耳。非必於石也。余嘗讀蘇子賦，以爲巉巖蒙茸，何地無有。而黃州之山，一經其遊，後人過焉者，蓋莫不低回顧戀也。而斷岸千尺，不可挈歸。先生今蘇子也。而此石，先生之赤壁也。置之几閒，恍陪嘯歌。月堂愛之，亦宜矣。且夫赤壁之從遊者，二客而已。而不載其姓名，蓋不足載耳。何如小赤壁之盛哉。假使蘇子與元祐群賢相攜遊敖焉，則其起後人之思，當又何如歟。而此石何以異此。抑昔人稱天地秀

異之氣之所鍾，或爲石焉，或爲人焉。栗山先生諸公，人之秀拔奇特者也。而白河侯實採掇，聚之。猶元祐群賢之有司馬，又正焉。氣類之所召，此石亦至諸公之側，固其理也。今諸公皆逝矣，而疾猶巍然繫朝野之望。所謂兒童走卒，皆知識之者。而月享日侍其左右，則石之歸焉，吾以爲非偶然也。月堂其敬而拜之，勿徒愛而玩之。旣爲作託，又依先生原韻，爲短歌贈之。其韻不敢順押而倒步者，所以見攀援溯回之意也。

黃岡山侍蘇公樂，虬龍虎豹供筵席。胡風吹折江南木，江山雖在面目失。山靈寧樂入版籍，千載應念長嘯客。東海

自有小赤壁，精華依然映東壁，潔質樂就白河白，不容塵垢來相逼。俗手欲觸石，曰嚇長向君家甘。潛伏欲擬風月寄蘇魄，非學泓崢惹米癖。每逢孟冬望之夕，月底酌酒尚來格。神格不度矧，可射牽招群仙聚。君宅君不見底之所歸，其上自有仙伯涵蓄偉。人潤養奇石，白河之水是靈液。

長古堂記

伊丹之酒醇於天下，而坂上氏最醇云。蓋釀戶亾慮七十餘家，船載輸江都，歲以三十餘萬斛為率。凡其運酒以木罌，岳薦色席，裹署踞於上，而其號爭新鬪奇，歲更月革，務

刮人目，聳衆觀，而坂上氏唯墨畫一縱一橫，為如劍鋒菱角狀而已。自苦未之或改，故視其號可以知其釀法之變與不變矣。江都人呼坂上家釀曰劍菱，天下酒價低昂皆視劍菱為準，遂亦呼其家曰劍菱氏。劍菱氏之堂曰長古，其家世通藉於平戶侯，侯之所命，以其自父祖善享高壽，故取之。莊子長於上古而不為壽也，余謂上古多壽而後世否者，何哉？非亦以醇醪異故也。歟？醇則質質則不渝，不渝則久，非如醪者之紛紛更變，所以壽也。人之壽夭，然也。道之壽夭亦然也。孟軻氏以醇乎醇居第一流，所說仁耳。義耳，俯視揚墨諸子，奇怪百出生滅遞變，而孟子之道萬

世依然是道壽也。劍菱之於百家釀，其猶此乎？其家風醇質不渝，熙熙如上古，以世享壽考，亦猶此爾。余識其今主人亦深醇和毅如其酒，吾知其不墜家聲也。近者來請余作堂記，曰：不敢虛侯賜也。察其意，如榮侯命名，而以余記爲重。嗚呼！侯貴矣，其國環以玄澗，鯨魚出沒，可謂壯矣。然澤之所及，封疆有限，孰與坂上氏之造，如澠者，翕張之數千里外，涵濡沈酣，王侯將相，下至士庶乎？且世有耳者，莫不知酒有劍菱，而某侯守某土，係某爵秩，或不盡知也。而况知一腐儒如余者乎？其文章波瀾，固不能敵劍菱之一斗也。何敢記其堂而能爲之重哉！獨至學道之醇，或有可

比焉。迂闊之願，願欲得造士如造酒，以澤於世，同躋壽域。庶幾萬一，而未能焉，所以不辭而慨然奮筆也。

桐陰茶寮記

吾同鄉小野，誠立宅在二橋間，街中屋舍偪仄，室前闢庭，厓數弓，誠立嗜煎茶，就鑿井自汲，井甃與屋礎爭尺寸，而桐生其間，漸成拱把，數年而十圍，至以根代半甃，行街上者，或見其梢，夏陰滿庭，井水成紺碧，覺倍其冽。秋葉戛風，與轆轤相答，月痕在水，顧而樂之，因扁曰桐陰茶寮。世所謂茶室，專潔淨，非不凋之樹，不冝栽桐。雖或栽其大葉黃

落黏砌意所不甚喜如誠立不然也誠立嘗學點茶儀頗
究閩奧久而厭之以爲茶將以娛也而點之者其礼苛縵
室有制樹有式器用有品非習其法則躡非費其貲則絀
鬪能競富甚至破產非以娛也適以爲累吾其煎之乎瓦
瓷甌苟有卽辨水冽而火活蠲眼起魚眼起投而啜之可
也跪啜可也踞啜可也倚且臥啜可也夫我之桐不栽而
遂笨枝大葉時疎時密任其自然樂其無心我茶蓋有類
於此嘗延余同啜於桐陰下語之余記之余曰點其末與
煎其葉爲茶一耳耽則爲累何有彼此誠立已舍彼取此
又不以此廢事家務之鞅掌偷閑尺寸以游心於物外其
爲娛尤深則縱令爲彼彼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乎又猶此
桐之生偏側中能自引技獨出屋上而不妨屋也因併書
爲記

竹樓記

姬路藩執政河合君就其室東偏起小樓材多用竹曰竹
樓乙酉之秋余蒙其延請嘗一登觀蓋其屋旣葺以竹自
椽榱欄楯又無往非竹明潔雅素登者無不肅然也聞君
當國以儉爲政百弊盡革居第敞不敢脩而疾時來臨莫
以待焉所以有此樓而凡其竹材取之園中所生不足者

補充窻櫺之間，往往用敗弓故箭，曰是亦竹也。其示儉朴，非好事，可以見大臣之用心矣。而請余記之。余嘗見宋王元之亦有竹樓，而自記之，蓋因其所管州多竹，用代瓦，以價廉工省。而元之亦倣之，則與君之創意為之，用心有在者異矣。但其取廉省同耳。且彼之用竹，獨瓦，故其謂宜急雨，宜密雪，宜鼓琴，圍棋者，特謂其外之聲也。豈如此樓內外皆竹，快心悦目歟？則所謂瓦之易朽，此不必憂也。然以瓦言之，亦有異焉者。彼游宦奔走，不得久居，故望後人嗣葺，得以不朽。如君之世祿，又獲其君，非元之比。雖東西于役，莫或寧處，而私第與公室竝存者，奕葉依然，則竹樓之

樂，可以永享矣。而乃子乃孫，嗣葺不絕，屢朽屢葺，園中之竹，伐而復生，剗心腹，効力用，又猶君之世忠，蓋也。君之竹樓，寧有墜哉，是可以為記。

涉成園記

東六條之建也，由於慶長之幕議，而其別業之給，則出乎寬永之教旨。其莊麗善美，可知也。相傳昔者源左府融起河原院莊，今之別墅，卽其遺址。偃戈以來，人烟填咽，距河頗遠，引其漕渠為池，移豐臣太閤伏水舊構為殿，榭外周以垣，環植枳殼，民呼之枳殼殿。而其實曰涉成之園，取於

陶淵明之詞也。其扁爲紀侯所書，字甚雄偉，而使布衣賴襄記之。夫侯之書扁似也，而襄之作記爲不稱矣。然以此困而名以陶詞，旣已不稱者，則襄亦可以不辭矣。但襄識枳殼而已，未覩其中之所以成趣也。於是請一觀園南面爲正門，自西門入，至一院。院東臨池，密樹壓水，曰滴翠軒。水自北來而南而東，循水行，右顧得一閣門，門西一逕，夾植櫻花，曰傍花閣。過閣，復水，水忽大大，滉漾如無際，曰印月池。池有二嶋，右曰臥龍堂，左曰五松塢。架橋達塢，行松樹蟠互中，曰侵雪橋。迂回而上，置茶寮，曰縮遠亭。上亭望東岸多喬木，下有藤架，曰紫藤岸。還復過橋，繞池而東。

得樓，曰偶仙樓。樓南堂宇宏敞，北則深邃。南堂外有梅數株，曰雙梅簷。下樓復繞池而南，池窮有亭架水，曰嗽枕居。東與臥龍堂對，堂挂古鐘，設茶讌於塢時，畱客於亭。鳴鐘報茶熟也。乃艤舟亭下，泛池繞二嶋而北，抵一橋，有屋覆之，曰回棹廊。舍舟上焉，達北岸穿楓樹而西，曰丹楓溪水。潺潺注池，亦來自北，與滴翠同出一閘，終再憩軒上，然後得園之趣矣。蓋始營之也，與石川大山翁謀而成之者，名亦其所命也。襄初疑此名之不稱，以爲淵明拙託柴桑，其園所謂三逕就荒，松菊廬存於此園也。何翅蹄涔之與巨海哉。雖然，涉而成趣，則一耳。今日所觀五松不止五也。雙

梅不止雙也、而縮遠之亭、昔嘗見東山諸峰、所以得名、而今則園中樹木蒼鬱而已、蓋自開法十餘世而築之、築而降又幾乎十世、空其改觀也、夫源左府尚矣、太閤之事、排山倒海、有如昨日、而今也、漠然、土木遺材、盡歸於此、將相之功名、固不如佛刹之綿延也、歟、佛刹而傳之親子孫、又豈有如此園哉、故子孫能得祖宗之所營、而享其樂如此、淵明之園、日涉而成趣、此園則歲涉而成趣、又世涉而成趣也、自今之後、法脈相承、與太平之業、同歷劫、弗墜其趣之成、更如何哉、山皆生七寶之樹、池皆湧金色蓮華、未可如也、襄姑記見在之趣、以俟後世大手筆、有再記之者、

鴻雪處記

鴻之歸也、爪於雪、以記其所過、其來、雪滅而痕不可知也、古人以喻人之游歷無跡、云雲華師喜游、隨處而樂、其所寓則扁曰鴻雪處、而請記於余、余謂師觀世閒萬事、為夢與幻者、空其視、旅寓如鄉里也、則鄉里當亦旅寓視之所、謂鴻雪、何必其游之跡云哉、夫達人重內、輕外、身外之物、一切不以動其心、雖玉輝山積、眩目駭耳者、唯見其空、不見其色、第宅輪奐、猶逆旅也、族屬歌笑、猶驛鈴馬語也、而味者以為可憑、憧憧往來、經營攫搏、求田問舍、為長久計、

曾未幾時，契券模糊，與題壁之墨同歸者，往往而是。是不亦鴻之雪乎？不特此也。世之英雄，西討東伐，巨掌大力，擘畫大地，載印信，申盟約，曰：山礪河帶而不渝也，而山未礪，河未帶，而受者身且殞。醢予者，亦終不能常主宰其山與河，欲認其跡，兩安在歟？彼亦鴻之雪也。此亦鴻之雪也。故吾身之於世，其所經歷，無適非鴻非雪也。推而言之，雖吾身亦鴻也，雪也，鴻猶有去來之可信，而雪每歲之可憑，四大所結，如一漚之在大海中，誰能相認哉？乃自比於鴻雪，使鴻有聞，將咲之矣。由此觀之，雲華師之號為未至也，且果指何地為鴻雪處乎？而使余記之也。師之與余，其身與跡，且不可相認，何況於其文？毋論為鴻雪之歸也。雖然，余與師之交，不以身以跡，而以心心也者，不生不滅，經萬劫而自若者矣。至夫寄錫孤店，軍持汲泉，一燈之耿然，與靈臺丹府相照，現七寶莊嚴樓閣，則非鴻雪也。是鴻雪處也，余可以記已。

鏡背輿圖記

北野菅神廟龕前大鏡，相傳加藤肥州所獻，蓋在慶長庚子之後，未詳其年月。鏡背鑄輿圖，好事者懇之廟祝，搨以爲珍玩。六十六國國署其名，旁及諸嶋畧備，以波紋周之。

而四角有桐花章其下各以桔梗三花爲品字者承之隱起代鏡鼻故所榻帑微破焉桔梗其家號桐號豐家所賜也源金吾孟仲得一本示我而言曰子謂肥州何如人也當時英雄人有爭心肥州莫乃亦然乎否則鏡背豈無他圖可畫而摸此大物以已徽號四維之何哉安諸神廟以當禱詛其志不可測也余曰不然假使肥州有異志庚子之亂何所不爲物情既定乃規非望禱祠而求之是庸人所不爲曾謂肥州聰明英雄而爲之乎而管神忠臣之靈而受之也孟仲曰或云肥州忠於豐氏桐花爲豐氏號是祈其主恢復舊物也是亦不然豐家之不可再興亦不待

智者而知之愛而禍之肥州必不爲也肥州佐豐臣氏耀武海外旣而天下有所歸則去逆就順佐其撥亂之功其於功名可謂成矣銘之金石寘於神廟謀不朽焉耳豈有他哉吾想當日工成檢視必指其臺與對曰彼我少時所艦而渡也指其豐興筑曰彼吾中年所騎而橫行也旣而自鑑於其面曰吾者矣益如此而已孟仲笑曰子猶親見肥州也遂屬我爲之記因書其所問答於圖不返之

山陽遺稿卷之六畢

張天所書

